



蒲棒

PUBANG

闻树国 著



90211095



蒲 棒

PUBANG

闻树国 著



当代都市少年心态小说

蒲 棒

闻树国 著

☆

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鲤湾路8号

邮政编码:530022 电话:5850219

本社网址 <http://www.gep.com.cn>

读者电子信箱 master@gep.com.cn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9.375印张 插页5 190千字

1999年9月第1版 199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 000册

ISBN 7-5435-2886-X/1·237 定价:12.6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闻树国 1956年出生，1976年至1979年间曾为军人，1980年至1999年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工作，曾任副总编辑和《小说家》杂志主编，现在天津市作家协会。已经发表《黄雨》、《冬钓》等中短篇小说及散文《嫉妒大海》、《峨眉竹杖老》、《梅园不问梅》和诗歌、理论文章上百万字。除此之外，已出版的书籍有：神话学术专著《传说的继续》和长篇读书随笔《徘徊在书外的感觉》，另外还有陆续发表的专栏《闻树国读书笔记：读书杂烩坊》等等。为青少年写书，则是第一次。

2. 明天我要了一块牛

奇怪的是，一支教室里平静下来以后，安眠儿仍然收敛不住自己的思绪，不一会儿就回到她的铅笔盒上来了。

安眠儿记得在自己考上重点中学以后，爸爸从他自己的书桌抽屉里，拿出一只铅笔盒，郑重地说：“安眠儿，这是爸爸用过的最后一只铅笔盒。”

安眠儿十分好奇地接过去，惊讶地问：“怎么还是新的？”

爸爸说：“用了没几天，就丢上山下乡了。”

“想不到爸爸还是个好性人，能用到今天。”

“唉！若不是上山下乡，也许已经是大学校友了。”安眠儿的爸爸感叹道。

20 x 17 cm

百花文艺出版社

作者手迹



目 录

第一章 今天我们高三啦

1. 毕竟，安妮儿不是安琪儿……………（ 3 ）
2. 明天我丢了一头牛……………（ 12 ）
3. 高三的孩子更青春……………（ 16 ）
4. 不开心的时候就来找我……………（ 24 ）
5. 班长也不许玩猫腻……………（ 31 ）
6. 不要同情和怜悯，你躲我远点儿就行……………（ 38 ）
7. 怕影响不好就赶紧离开……………（ 44 ）
8. 蒲棒的传说……………（ 54 ）
9. 向安琪儿要好运……………（ 64 ）
10. 安妮儿，你不妨化化淡妆……………（ 74 ）

第二章 高三啦，没心思做梦

1. 澳·唐宁和英·黄凝……………（ 87 ）
2. 连你也看不起我，我完了……………（ 94 ）
3. 你看，黄凝去找唐老师了……………（ 102 ）

4. 长大了, 你想做个什么样的女人…………… (111)
5. 我们这一代其实挺不幸…………… (119)
6. 高三的男孩儿也会怜香惜玉…………… (128)
7. 体育课改在教室里上…………… (135)
8. 情况复杂的安徽姐姐…………… (145)
9. 粉笔打在李长浩的脸上…………… (155)
10. 牛皋教训李长浩, 安妮儿教训牛皋…………… (162)

第三章 其实, 我们这一代人也挺不幸

1. “校训”和“校歌”…………… (173)
2. 忧郁的“棕榈树”…………… (180)
3. 事情到底还是闹大了…………… (191)
4. 我看见他们俩亲嘴儿了…………… (202)
5. 不会嫉妒就不是好女孩儿…………… (215)
6. 要怪就怪这个世界太奇怪…………… (226)
7. 不幸的人儿说着他们的不幸…………… (233)
8. 我谁也不跟, 我就跟我自己…………… (242)
9. 蒲棒就是美丽的天使…………… (255)
10. 我怕穷, 我要退学…………… (265)

后 记: 我想上学…………… (282)

附 录: 调查手记…………… (289)

第一章 今天我们高三啦

世俗理想：

爸爸是耙子

妈妈是匣子

儿女是金子

世俗厌恶：

爸爸没志气

妈妈没骨气

儿女没囊气

1. 毕竟,安妮儿不是安琪儿



薄桦

其实,安妮儿不是不知道已经上课很久了,但是,班主任赵明华老师究竟都讲了些什么,她几乎一句话也没有听进去。与她同桌的李佩霞,发现赵老师的目光曾经几次投向她们的座位,于是就用胳膊肘提醒并暗示她精神集中一些,可是她就是不解其意,甚至睁着莫名其妙的眼睛,反倒向李佩霞发问。而李佩霞发现安妮儿的目光没有一点儿神采,乌乌涂涂的就像两只死鱼眼。李佩霞担心赵明华老师会点安妮儿的名批评她,就暗暗地为她起急,可是一点儿办法没有。而这时候的安妮儿,脑海里千头万绪的似乎什么都有,可是只要轻轻地一摇晃,便又都跑得无影无踪了,只剩下一个空空荡荡的脑壳儿,就仿佛一只被掏空的木鱼儿。而这种滋味其实更难受,还不如装一脑袋乱麻,反倒显得充实些。于是她就死乞白赖地往里装,以至于满脑子都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的念头——同班的男生高讯就说她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

实话说,高讯对她还是挺有好感的,这一点不仅她自己有所感觉,就连班上的同学也并非没有觉察。但因为高三的学生都是大孩子了,不再喜欢初中生时仿佛树上的小鸟儿喳喳叫的行为,他们管那叫浅薄。许多早有的譬如看见一条毛毛

虫也要兴奋好几天的孩子气,已经所剩无多,他们自己甚至也以为那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自然就看不上,瞧不起,说那是“小儿科”。听起来一个个全是“小大人儿”的口气,雄壮而又有气魄,令人想起山呼海啸龙吟狮吼,似乎少年老成仅仅是一夜之间的事情,是世界上顶顶容易做到的事了。甚至彼此之间还玩起了深沉者的游戏,让大人们看着,既好玩又好笑,简直有些滑稽,说他们真乃“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可是,他们这个时候的心理活动,远比嘴唇活动活跃得多,幻想也远比行为丰富得多,似乎一切都比先前微妙和细腻,即使看出点什么,也都是缄默不语。政治老师曲鲁就在课上形容他们说:“你们一个个全成知了啦,嘴上不叫肚子叫。”说着,就指了指自己的嘴,又指了指肚子,然后又说:“全由公开活动转入‘地下活动’了,一个个全都秘密党员似的,看上去还挺神秘,还挺神圣。可惜你们生晚了,没福分赶上那个出英雄的年代。”

但是,这一代人想上大学的,要远远地超过想当英雄的。牛皋就认为考大学甚至比当英雄还难,所以他说他才选择考大学,专拣硬骨头啃嘛,这也是学校、社会、家长对他们的一致要求。

高讯曾经和安妮儿说过,我们为什么甚至恨不能把命都搭上去,也非要考上大学不可呢?他说他以为首先还是为了求职,学历越高,求职的机会就越多。这一普遍的真理,早已经被大多数同学所认识并且接受。

安妮儿细想想,觉得高讯的话说得有一定道理,不过眼下

令她和全家人伤脑筋的还不是求职问题,父母的先后下岗,给他们家原本平静如水的生活,带来了多大的动荡?父母要是老牌儿的大学毕业生,恐怕现状要好得多,至少有一技之长,艺不压身,还可以“跳槽”,可是……现在他们急得都快要跳楼了,但又有什么用呢?想到这里,安妮儿心里就说:正像高讯说的,我也的确太难为自己了,干吗总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呢?这些事情又不是我能解决得了的,我这么想来想去的能顶多大事?但是,这真是匪夷所思的事情,道理很简单,可就是摆脱不掉。

安妮儿觉得自己甚至是天下最不幸的人了:开学的前一天,妈妈就被通知下岗,厂领导还说妈妈他们这一批下岗的工人是最走运的一批工人,也是最后的一批工人。这是因为他们技术过硬,人又是最优秀的,所以才拖到今天,不然的话,妈妈早几年就是下岗职工了。



妈妈说,听厂领导的意思好像是让最后一批下岗的职工,每人拎着一份厚礼到他家里去酬谢他似的。显然,妈妈对他们的厂领导深怀不满,可是又抵什么用呢?厂子黄了还不就是黄了,谁又能拿他们怎么样?自己的厂子黄了,他们换个地方照样还是厂长,有的甚至还会越混越好。

安妮儿就一副不屑的样子,头一昂,嘴一努,嘲弄地说:“就瞧你们厂领导那份德行,送份儿早点容易嘛。可是,他倒给我钱,我都不去!因为他不配我尊敬。”

爸爸对妈妈说：“麻烦你去打听打听，看你们领导是住平房吗？如果是，那我倒是可以在每天早晨上厕所的时候，一定为他提前占一个位置。”

妈妈说：“瞧你们爷俩这嘴损不损！”

其实，这是整个中国都为之惶惑的事情，这事儿实在有点儿荒唐，工厂被他们搞垮了，还要工人为他们记功！为此，安妮儿曾经十分幼稚地问过爸爸和妈妈：“工会干吗去啦？”

妈妈就说：“去！你懂得什么？”

就这样，上课已经有好一会儿了，可是安妮儿的心思却像放飞的鸽子似的在空中盘旋着，徘徊不去久久不落，又像迷途的羔羊似的一直都没有能力回到课堂上来，忽而想起这儿，忽而想起那儿，思绪在作着漫漫的云游。这会儿她又望着课桌上的铅笔盒发呆，一会儿盯着上面幽默的漫画出神，一会儿又盯着上面诙谐的文字发愣。

蓦地，她恍恍惚惚地似乎听到有人喊她的名字，就情不自禁地打了一个激灵，冷不丁地答应了一声：“喂！”引得同学们都回过头来看她，闹得她满脸通红却不知道为什么，冒冒失失地问：“谁……谁喊我？”

课堂上旋即爆发出一阵善意的笑声，可安妮儿并不知道大家是因为什么笑她，弄得她一脸尴尬，目光在教室里游移着，却找不到答案，一时间竟不知如何是好。

赵明华老师见她这一副惶惑的样子，也觉得十分好笑，脸上就堆满了笑容，而且没有一点儿恶意地对她说：“我们喊的是你姐姐，不是喊你。”

“我姐姐?”安妮儿仍然是懵懵懂懂一副痴呆相,逗得课堂上又轰起一阵开心的笑声,朗朗地在静静的楼道里旋起一阵回响,听上去怪招摇的。安妮儿在大家的笑声中,又痴痴地说:“可我没有姐姐啊!”

赵明华老师故意装腔作势地逗她:“你怎么会没有姐姐?再好好想一想,你是不是有个姐姐叫安琪儿,而且还是个外国人?”赵老师一边说,一边微笑着看她,又环视了一下教室里的其他同学。安妮儿并没有看出她有什么恶意,或像有的老师那样,说句俏皮话来哗众取宠,但是她却从心里有点儿讨厌。随后赵老师又说:“才一个暑假的工夫,你怎么学得连姐姐也不认了?”赵老师的这点儿小幽默,更让安妮儿啼笑皆非。

原来是赵老师刚才把他们这班的学生们比喻为安琪儿,说他们是即将为人类带来幸福与爱情的安琪儿,全都是善良的天使;并且祝福男孩子们在中学的最后一个年头,能像安琪儿那样美好,女孩子们能像安琪儿一样娇媚。安妮儿一走神儿,就听岔了,误将安琪儿听成了安妮儿。

虽然安妮儿的心里非常明白,尽管赵明华老师并没有什么恶意,她却觉着反倒是在被伤害了。她以为赵明华老师是当众出她的洋相,让她在众人面前出乖露丑。这使她心里极不是滋味儿。

不过,大约是因为赵明华老师并没有一点儿恶意的缘故,所以对安妮儿的心理变化并没有一丝一毫的觉察,只是随兴之所至地说着,而且竟然渐渐地来了情致,以极具煽动性的口



吻对同学们说：“大家是不是知道爱尔兰诗人叶芝？他有一首诗叫《摇篮曲》，我给同学们背诵一下——”

安琪儿们正俯下身子，
俯身在你的小摇床上，
他们已倦了，再没有兴致，
与哀鸣的死者一起乱逛。

看着，看着你这样强壮，
上帝在天堂里笑个不停，
夜空中，北斗星正闪闪发亮，
因为他的情绪充满欢欣。

我吻着你，又频频叹息，
我必须承认，必须承认，
我会想你，因你不在身边想你——
当你长大了，长大成人。

教室里静悄悄的，只有赵明华的声音仿佛远山涧水一样，把同学们的联想带到了十分遥远的地方，几乎全体同学的眼睛里，都充满了憧憬之光。朗诵完了之后，赵老师又以话剧演员的抑扬顿挫和激情，对同学们说：“你们就是这些即将给人类带来和平与安宁、幸福与安详的安琪儿！”

赵明华不愧是个出色的语文老师，读大学的时候也一定

是个执著的诗歌爱好者，带着水韵的清脆甜美的嗓音，再加上抑扬顿挫的朗诵以及真挚的情感投入，一下子就将青春洋溢的学生们带入到一种美妙的情境中去。不仅如此，她人又长得漂亮，衣服也穿得合体，这就让同学们确信诗永远是美丽的，而美好的女人也应该是诗，或者，好诗天生应该属于美好的女子。

赵老师的朗诵简直让一教室的孩子都听傻了。她的朗诵已经结束了好半天，同学们还沉浸在诗感染力里不能自拔。

赵明华见状，大受鼓舞，并且兴致倍增，似乎是许久没有这么尽兴过了，于是就又说：“看来你们还是挺有诗歌素养的，那么我就再给大家来一首莱蒙托夫的。如果赞成，就麻烦同学们为我鼓鼓掌。”

文体委员董颖的情绪，也被赵老师的这一番话调动了起来，灵机一动之后，就和赵明华呼应上了：“同学们——掌声鼓励！”说完就先带头拍响了巴掌，并且喊道：“一——二——开始——”随后，教室里就响起了节奏整齐的掌声。掌声过后，赵明华的朗诵顿起：

天 使

天使在夜半的天空中飞翔，
他嘴里在轻轻地歌唱；
月儿、星星和云朵在一起，
谛听他那圣歌的声浪。



他歌唱天国花园的清荫下
欢乐无边的纯洁精灵；
他歌唱那至高无上的上帝，
赞美并不带半点虚情。
他抱来一个初生的灵魂，
送到哀哭的尘世之上；
歌声留在这灵魂的心中，
不用歌词，却如诉衷肠。

这灵魂在人寰久久地受难，
心中仍怀着美好的希望；
人间的歌儿实在使他厌烦，
哪能抵得上天国的绝唱。

起先，安妮儿并没有在意赵明华老师的朗诵。她的心在极端的青春少女的情绪感染下，像阴天里的明月似的被一片沉郁的乌云所笼罩。在这种心情之下，她感到自己整个人都是灰色的，阴郁的，像一件穿过多年的脏衣服一样连自己都感到厌弃，灰溜溜的毫无生气，简直像个脏兮兮讨人嫌的老太婆。她突然地就产生了一种担心：一个连自己都讨厌自己的女孩子，你对她还能有什么指望吗？不过，好在到底还是少女，一切想法都还是情绪化的，不那么根深蒂固，这种念头也就一闪即逝。

但是，赵明华老师毕竟是美丽的，赵明华老师的声音也毕